

话说
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《双枪老太婆》动用了赵铮全部艺术积累

《双枪老太婆》的创作，赵铮动用了全部生活与艺术积累，动用了坠子书表演的所有手段。她根据书情穿插运用“韵白”、“滚白”、“快口白”、“叙白”及传统的“开脸”交代故事来龙去脉，介绍人物，如：“山林深处，羊肠小道，‘咯闪！咯闪！’抬过来一杆滑竿……滑竿上坐着一个人，看岁数约有六旬开外……一不咳嗽，二不发喘；前不跨胸，后不驼背……一双大眼炯炯有神……”她以不快不慢、张弛有度的道白吟诵出“老太婆”的智慧、勇敢、刚毅的神韵。紧接着又以亲切而充满崇敬的话语描述“老太婆”的穿着打扮。当说到“一头花白发，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花白小髻”时，她头微右偏，右手拢鬓摸发髻。在说到人物佩戴的“饰物”时，则以喷口和贯口说得似滚珠走盘，字字铿锵入耳；说到“她就是华蓥山纵队司令员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”时，停顿、亮相，机智勇敢的“双枪老太婆”的形象立即出现在观众面前。说唱中，赵铮以不同声音造型，区分各种人物的身份及个性。“老太婆”语调雄浑，刚柔相济；金戈、华为声洪壮语；警察局长则用略带尖音的京腔道白，着意表现其阴险油滑，加之模拟出扣胸、耸肩和幅度不大又极富节奏的手势，揣度不定又时而放射凶光的眼神，形象地呈现出一副狐假虎威的奸凶嘴脸。如当说到警察局长暗想：今个儿能平安押送江雪琴，又能活捉双枪老太婆，可以官升三级，领赏一万时，用口技模拟出猫头鹰深夜尖叫般“嘀……嘎……”的怪异笑声。虽无表情动作，观众则能从怪笑声中体味出



13

刑事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一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魏大若的妻子郝麦意外地得了艾滋病

郝麦努力地睁开眼睛，看了魏大若一眼，嘴角上透出一丝笑，眼睛随即又合上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瘦了。”说完，郝麦又呕吐起来，呕吐物全部沾在魏大若的手上，魏大若一只手扶着妻子的肩膀，使妻子能好受些，那些呕吐物又顺着魏大若的手淌到他的衣服上。

魏大若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，他不知道怎么来安慰妻子。魏大若的心里像是碰倒了五味瓶，说不出是何种滋味。魏大若宁愿自己能代替妻子受这份痛苦的折磨，而不愿意自己的亲人承受着如此的苦难。他为自己这么长时间的离开深感内疚。是啊，时常会出现那样的感觉，放弃这份工作吧，也不是找不到一份相对安逸的事情去做，哪怕开一家律师事务所也行，那样的话，自己的时间就可以由自己来支配了。可那些想象，仅仅是理想而已。当初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就没有了回头的可能……魏大若默默地为妻子做着祈祷。

魏大若与常人一样缺乏医学专业方面的知识。然而，对医学知识再缺乏的人，对当今世界上，一个谈之色变的英文单词首位字母合写成的一个特定名称，会具有特别敏捷的本能反应。

院长向魏大若做了一番定义式的谈话：“艾滋病（AIDS）是由艾滋病病毒（HIV）引起的，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人体体液中，但具有传播的体液主要有血液、精液、阴道分泌液、乳液，因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是血液接触、性交和母婴接触。”

魏大若能说什么呢？像一脚踩了个空，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，就在院长对他

警察局长小人得志的丑态。

在唱腔上，赵铮用慢唱、巧唱、脆唱、颤音等技巧刻画不同人物的感情。第一个重要唱段“怀念战友，痛斥叛徒”，她以起腔苍凉豪壮、雄浑深沉的歌喉唱出：“老太婆滑竿上面暗叮咛，默默地把江姐雪琴叫了几声。”唱腔缓慢舒展，一字一拍。演唱中目光远眺凝望，眼神直视前方，把“老太婆”思念战友之情唱得动情感人。“甫志高叛徒出卖革命，他认贼作父叛党求荣，对他敌密害你遭陷害，江姐！”这几句采用“恨声”紧板“滚口”唱法，字字铿锵，语气、眼神表现出对叛徒的鄙视和仇恨。而“江姐”二字则是微带“颤音”的悲切呼喊，叫出了革命战友之间的亲情，伴以凄楚哀念的目光，让人撕心裂肺。

紧接着唱“你晚走一步入了牢笼”，“牢”字延长七拍，控制气息、声音由弱渐强，节奏渐慢，吸气把“牢”字打出去，拖腔唱“小寒韵”，行腔微带哭音，归鼻缓慢收腔。这段唱，把“老太婆”因亲人遇难而悲愤交加的心情表现得异常感人。第二段“除奸擒敌”，以河南坠子[武板]（又叫[飞板]）为基调，巧妙地融会了京剧的[西皮流水]，用大本腔唱出：“常言说射人先射马，捉住猛虎先掰牙……首要任务救政委，你们注意要把叛徒来拿。”演唱时，简板连击“双点”，身躯挺拔，两眼射出沉着威严的目光。一位智能双全、英武威严的双枪老太婆出现于观众面前。

《双枪老太婆》在唱、念、做的处理上，充分体现了赵铮在河南坠子表演艺术上“一戏一腔”、“一人一腔”、“一人一相”的风格特色，更展现了她高雅、细腻、传神、俏丽的演唱风格。

13



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这四个人被带到医院做了血液化验。

四个人的血液中都没有发现HIV病毒。

接下来就该轮到怀疑医院方面在给郝麦输血所用的器具上的问题了。

延江市的所有医疗机构，从来没有接触过艾滋病患者，根本没有经验可谈。院方不得不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远赴北京佑安医院进行治疗。魏大若在承受了致命的打击之后，清醒地认识到，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，最为重要的是控制患者的病情。

医院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对此事知情，院方对知情者下了死纪律，从谁的嘴里说出去的谁就丢饭碗。

13

白领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朱西子知道说到了女儿的痛处

严立达望着林青青，忽然知道自己要是真的和罗想过不下去，她会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吗？听到这个问题林青青有点儿窘：“我，当然想，可……问题是，我儿子，我儿子怎么办？他爸爸不会答应的，他肯定不会放弃儿子。”

“好了，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别紧张。”严立达感受到一丝失落，但也有点儿谱了。

“可我是爱你的。”林青青表白，继而忍不住问，“你想和你老婆离婚？”

“不。我和你的情况恰恰相反，她没有孩子，我们俩没有孩子，我不能和她离婚。”

朱西子完全没觉得自己的话一直没离开桂雅丽。“真的，看来你爸是老了，衡量人的标准变了，以前他不会看得上这样的人。他一直很赞同我的准则，做女人不能依靠任何人，要靠自己。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希望你也这样。”

罗想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靠着严立达，怎么可能。”朱西子心里琢磨女儿和严立达结婚那么多年，可她和女婿接触不多，了解得真是有限。朱西子看着女儿：“我的感觉是，严立达能力虽然不强，但人还算老实。他是你丈夫，你还不能肯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”罗想有点儿不快：“我就是不能肯定。”

“怎么，他有什么不老实的行为？我希望你过得好，起码不要有什么不幸。”

“什么不幸？严立达抛弃我？”罗想一笑，“那更好，我巴不得呢。”

“得了吧，我有你，你可连孩子都没有。”罗想的脸色一暗。朱西子知道说到了女儿的痛处，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。朱西子



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，想了想又说：“小想，我没想到你和严立达过得这么不愉快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凑合呢？”

“不凑合能怎么样。”

“我和你爸爸就凑合很多年，最后还是分了。你不会重蹈我的覆辙吧。”

严立达在看报纸，看了一会儿打了个哈欠，看看身边的妻子：“还要看吗？”

罗想合上书，放到一旁。严立达伸手要关床头灯。“等等！”罗想留住他。严立达停手，只见罗想向他凑过来，越凑越近，严立达似乎明白她的意思了，顺势亲了她的脸一下，说：“今天我累了……”

罗想却躺到丈夫怀里，明显地想和他继续亲热。“改天吧，改天我一定好好表现。”严立达说。罗想搂着丈夫，又搂了一会儿，忽然松开手：“你什么时候不累？你有不累的时候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当然有。”

“上次也是这样，还有再一次。”严立达不出声。“你想，咱们多久没有亲热过了。”

“没有多久，好像上个星

期……”别胡说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过性生活了。”严立达不觉得：“有那么长时间吗，你记错了吧？”罗想盯着丈夫的眼睛：“严立达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？”

严立达脸上笑着：“怎么可能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不行！”一阵反感不可抑制地从严立达内心涌了出来：“我是个人，身体有自己的规律，不可能你一按按钮我就启动。任何男人也做不到。”

“你不要强词夺理！一个男人一个多月都不行，正常吗？”

严立达无言以对。

13

都市
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机
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寂寞的我经常约老同学出来聊天喝酒

回到北京，住在方庄的那套二室二厅中，我的心踏实了许多。没有了丈夫，毕竟在这世上我还不是一无所有，至少还有个容身之地，并且相当舒适温馨。

由于寂寞，我打电话找了大学的几个女同学，重新聚在一起吃饭喝酒。她们都已结婚，有老公有孩子，可是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有的和男方的父母挤住在一起，有的只有一间集体宿舍，最好的一个也是两家合住一个两室一厅。

谈起其中的苦处，大家都笑，说到了晚上连大气都不敢出。问我知我在方庄有了二室二厅之后，都羡慕得叫了起来，夸我运气太好了。她们由衷的赞美，让我心中有了一丝愉快的感觉。

每一次聚会，都有不可避免的话题：你老公是谁？他怎么没回北京？而我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开始诉说，每一次在她人的叹息声和同情的目光中，我都会问：“如果一个男人把赚的钱都拿回

家，对老婆孩子也很好，却在外面有女人，你说，他爱不爱他老婆？”

每一次问，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回答。有的表示理解，有的表示气愤，有的哀叹，有的惊奇，有的大骂李伟流氓。最后喝到半夜两三点，醉醺醺的我，还是独自推开了那扇紧闭的门，回到空荡荡的屋中。

原有的能找的同学和朋友，很快都找过了，都约会完了，我已无人可找，而我的心依然空空荡荡，无着无落，我甚至开始对出租车司机诉说。

我恨不能对着风，对着空气诉说我的故事，我相信，它们会像鸟儿撒种一样，把我的



我的这个同学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，说：“有什么好难过的，不就是个男人背叛了你，离你而去吗？现在离婚的多了去了，再找一个行不行？我看你是闲得无聊，还是找点事干吧。”一阵沉默之后，她的语调有点缓，但更低沉：“对不起，叶子，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不想再当你倾倒精神垃圾的垃圾桶。你这样，和你在一起太累。”

她转身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。这个女同学，原是我们班最不起眼、最平凡不过的一个女孩，她竟敢这样对我说话，这种态度！如今在她眼里，我成了什么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定完了。

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，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个律师助理的工作。我喜欢这工作，忙碌，东奔西跑，接触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，看社会每天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发生的各种阴险丑恶的勾当、事件。不知是因为忙碌，还是因为丑恶看得太多，李伟给我心中带来的创痛渐渐平复淡化了。也许时间就是最好的疗伤高手。夜深人静时，我不再辗转反侧，泪流明。

65